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著

[美]伯纳德特 (Seth Benardete) ● 编

# 论柏拉图的《会饮》

On Plato's *Symposium*

邱立波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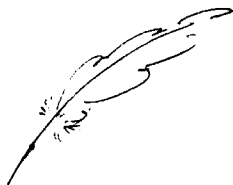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著

[美]伯纳德特 (Seth Benardete) ● 编

# 论柏拉图的《会饮》

On Plato's *Symposium*

邱立波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柏拉图的《会饮》/(美)施特劳斯著;(美)伯纳德特编;邱立波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 1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Leo Strauss on Plato's Symposium

ISBN 978-7-5080-6731-5

I. ①论… II. ①施… ②伯… ③邱… III. ①柏拉图(前427~前347)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8746号

Leo Strauss on Plato's Symposium by Leo Strauss,  
Edited and with a Foreword by Seth Benardete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2001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7-3455号

## 论柏拉图的《会饮》

[美] 施特劳斯 著 伯纳德特 编

邱立波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开

字 数: 352千字

印 张: 13.5

定 价: 4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施特劳斯集”出版说明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 Hessen 地区 Kirchhain 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的分析”,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三十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年移居美国,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十一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二十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主流学界的治学路向,生前却从未成为学界声名显赫的名人。去世之后,施特劳斯才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施特劳斯身后才逐渐扩大的学术影响竟然一再引发学界激烈的政治争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得,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主义师主;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

## 2 论柏拉图的《会饮》

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施特劳斯的哲学名流,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视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关心的问题更具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施特劳斯不仅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回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

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施特劳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劳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施特劳生前未刊文稿和讲稿;已由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起源》、《思索马基雅维利》、《城邦与人》、《古今自由主义》除外),并选译有学术水准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相信,按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培育自己,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主义”的教诲师,倒是难免走上艰难地思考中国文明传统的思想历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8年

## 中译本说明

施特劳斯流亡美国后,除文字著述外,大多数时间都在课堂上勤勤恳恳讲授西方历代经典。本书是唯一由门人动议整理出版的课堂讲授记录稿,似乎显示出某种特殊的重要性。

讲授记录稿虽使文风平易,但作者在古今经典中深入浅出的手法,时常让译者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感。这次翻译,既是学习的契机,也是学力的检验:笔者愿下继续努力的决心,也虚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中译本接受刘小枫同志近年倡议,若干专名译法都有改变,如将习惯的“悲剧[tragedy]”和“喜剧[comedy]”分别译作“肃剧”和“谐剧”,将“智者[sophist]”译作“智术师”,将“《理想国》[*Republic*]”译作“《王制》”等,不再一一列举。

中译本保留原书索引。为方便读者查考,以[ ]标识原书页码,每条索引后的页码数,对应的是原书页码。

本书受刘小枫同志委托翻译,时在2008年10月底。那是我们第一次会面,在成都。别后不久,他便为我寄来他从头到尾有密密麻麻手批的施特劳斯原著和他翻译的柏拉图《会饮》(重订本专刊稿)电子版。两者均使我有了足够倚靠,文字理解方面的困难大大减少。需要说明的是,施特劳斯的讲疏所用的《会饮》英译本有些地方与刘译本不同,为忠实于施特劳斯的讲疏原文,凡有出入的地方,我都依据英文原文,尽管这个英译本施特劳斯本人也并不满意——特别值得感念的是:第一、第二章初稿完成后,曾将译文交刘小枫同志审定,每一页每一段几乎都留下了细密的、

## 2 论柏拉图的《会饮》

让我怵惕惊心的修改痕迹。这个修订本成了此后各章译文修订的标尺。我在庆幸修订后的译文有些进步的同时,也希望交到读者面前的这个成品可以少些邯郸学步的痕迹。

译稿初成于北京大兴,修订于井冈山等地,其间得益于佳山秀水的灵感良多:原本充满艰难险阻的文字旅程,皆因与山间旅人短暂而会心的交谈,弥漫了莫可名状的快乐和震撼。那期间邂逅的情境和人物事出偶然,却值得终生纪念。

这部拙译除了照例献给一直鼓励鞭策译者的父亲广杰先生和母亲李秀娥先生外,还得献给……美丽的井冈山。

邱立波

2009年6月于北京大兴旅次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中译者题记



## 前 言

[vii]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吉尔丁(Hilail Gildin)教授提议:施特劳斯(Leo Strauss)1959年的《会饮》(*Symposium*)课程讲稿应以适合阅读的形式出版。施特劳斯教授接受了这个提议,但同时也说,他在课堂上所读的《会饮》英译文需加修订,以与原文更加贴合。1966年夏,我在他要求下着手修订工作。刚拿到修订好的文稿时,施特劳斯并不满意,但在进行了第二次校读后,他同意出版。因为某些原因,这份文稿一直没有问世,后来就丢失了。1999年夏,这个规划被再度提起,于是又从头做了一遍。为使出版的讲稿显得流畅,进行了极少数改动;比较重大的修正更多出现在开始的几次讲课里,而非结尾部分,因为为了巩固已经确立起来的东西,施特劳斯教授经常在早先几堂课的开始部分重复某些要点。有时,这类重复包含着崭新的表述或见解,这些都被认真保留下来。本书依据的[录音]记录稿不完整;更换磁带也造成了长短不一的空档。如果空档能用比较确定的方式补足,我们就加以补足;但更多情况下,这些空档无法确切推测,对这些中断之处,我们作了说明。但缺失部分到底多长,则无法确定。

施特劳斯教授开设这个《会饮》课程,部分原因是为了向他的朋友布兰肯哈根(Peter Heinrich von Blanckenhagen)表达敬意。布氏当时已在纽约艺术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Fine Arts in New York)谋到职位,并将于1959年秋离开芝加哥。从[录音]记录稿看,他们过去经常讨论这篇对话,课程期间也一直在讨论。我相信,在施特劳

## 2 论柏拉图的《会饮》

斯教授开设的柏拉图对话的课程中,这是偏离严格意义的政治性对话最远的一次:他讲过《治邦者》(*Statesman*),但没讲过《泰阿泰德》(*Theaetetus*)或《智术师》(*Sophist*)。但通过他对《会饮》的诠释,人们可以发现,上述区分某种程度上是个错觉。因为,施特劳斯教授无需偏离爱若斯(*Eros*)<sup>①</sup>的自然本性和经验,就有能力表明,政治哲学仍是充分理解爱欲的指南。狭义上的政治塑造了对话的结构,因为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从一开始就与苏格拉底(*Socrates*)和阿伽通(*Agathon*)一道被单独挑选出来(这点在阿波罗多洛斯[*Apolodorus*]看来意义重大),[viii]最后又是阿尔喀比亚德突然打断这场聚会,迫使它变成一场会饮,他通过赞颂苏格拉底使一连串关于爱若斯的讲辞变得圆满。这场聚会的年代也使毫无政治意义的场景和主题有了政治性,因为它发生在阿尔喀比亚德发动西西里远征前不久。阿尔喀比亚德随后的、使得这次冒险最终归于失败的撤退,起源于赫尔墨斯(*Hermes*)神像被毁和亵渎宗教秘仪事件后席卷整个雅典的歇斯底里情绪,因为阿尔喀比亚德被认为跟这次事件有牵连。施特劳斯把《会饮》看作柏拉图对那次渎神事件的解释,因为苏格拉底通过代言人第俄提玛(*Diotima*)证明,爱若斯不是一个神。政治和神学于是汇聚一地,并为理解施特劳斯始终都在关心的那个问题提示了路径。

施特劳斯能从表面看似琐屑的事物中洞悉最极致的意味,这种能力在解释《会饮》时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表明,阿伽通和阿尔喀比亚德两人都提醒人们注意苏格拉底的肆心(*hubris*)<sup>②</sup>,这种肆心既体现在苏格拉底关于爱若斯的教导中,也体现在他与阿伽通

---

① [译按]若非特别注明,本书中关键词 *eros* 一词的译法循以下规则:*Eros* 音译为“爱若斯”;*eros* 译为“爱欲”;斜体的 *eros* 相应用楷体表示。

② [译按]*hubris* 一词含有“张狂”、“自负”之义,作者指出,该词为“审慎”(prudence)的对立面,译文中通译为“肆心”,“取‘恣纵’、‘放肆’之义”。参刘小枫,《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上册),上海:华东师大,2005,页44。

的竞赛中——在这场竞赛中,阿尔喀比亚德扮成狄俄尼索斯(Dionysus),成了裁判。苏格拉底与阿伽通为较量谁的智慧更胜一筹而展开的竞赛,因此也被施特劳斯解释为诗与哲学之争:对阿里斯托得莫斯(Aristodemus)来说,苏格拉底一直关注荷马在善(the good)面前所犯的肆心。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真正深刻的讲辞和阿伽通表面看来愚不可及的讲辞,将谐剧(comedy)与肃剧(tragedy)为了反对哲学各自能调动起来的所有东西,在两人间进行了分配。施特劳斯指出,只有在阿里斯托芬、阿伽通和苏格拉底的讲辞中,爱若斯才不附属于任何东西。只有他们几个的讲辞是受激发的讲辞(inspired speeches),因为,斐德若(Phaedrus)通过自私审视爱若斯,泡赛尼阿斯(Pausanias)通过道德审视爱若斯,厄里克希马库斯(Eryximachus)通过科学审视爱若斯。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爱若斯都消失在另外的东西中;在阿里斯托芬停止打嗝开始说话前,爱若斯始终没有显现它自身。阿里斯托芬打嗝打乱了讲辞次序,把两位诗人拉到苏格拉底一边。施特劳斯把所有讲辞分为两个三人组合(triad),可这一见解并未影响他对前三篇讲辞的细致剖析。苏格拉底把人们对爱若斯的注意力从美的方面——也是寻常所理解的方面——转移到善的方面,斐德若的自私跟苏格拉底的这个转移有关联;泡赛尼阿斯在其讲辞各阶段对自由、哲学和道德的犹疑不定的鼓吹,浓缩了《王制》(Republic)准备解决的政治问题;而厄里克希马库斯对爱若斯与科学的调和,则预示了柏拉图已然不可思议地预见到并加以反对的现代性规划(modern project)。

[ix]施特劳斯遵从苏格拉底本人关于写作的评议,有时将柏拉图诸篇对话与动物园中的各种动物进行比较,因为在动物园里,参观者会有兴致将各种独特的展品分类归入不同群体(groups)。这些分类标准有的比较显眼,比如说:对话是否经转述,如果经转述,那么,是苏格拉底讲述的还是其他人讲述的;对

#### 4 论柏拉图的《会饮》

话的场景或时间是否确定；其中的人物是否为人所知。《会饮》是一篇隔了几层的经转述的对话；具有这一特征的还有《帕默尼德》(Parmenides)，在《帕默尼德》中，柏拉图的亲戚讲述了苏格拉底的第二次哲学探险。斐多在《斐多》(Phaedo)中讲述了苏格拉底本人关于第一次[哲学]探险的叙述，《斐多》中通篇都在哭泣的阿波罗多洛斯则在《会饮》中讲述了苏格拉底的最后一次[哲学]探险。施特劳斯注意到，第俄提玛把爱若斯说成 daimonion [(命相)神灵<sup>①</sup>]，说成诸神与有死者(motals)之间的桥梁，这一看法明显意在克服帕默尼德在苏格拉底的理式(ideas)中发现的困难，苏格拉底的理式除理式和理式的参与者外不容有任何其他成分。施特劳斯提出，爱若斯(或者说灵魂的本质)有意成为一种中介者，它既不可简化为某种范式性的理式，也不可简化为这一理式的摹本。灵魂学(psychology)因此便和存在论或宇宙论并驾齐驱，并提供了一条绕过帕默尼德悖论的途径。施特劳斯还注意到，除阿里斯托芬外，《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包含了《会饮》中的所有人物。他认为，阿里斯托芬取代了普罗塔戈拉的位置；这位谐剧诗人讲述了一个关于人之起源和自然本性的神话，这个神话胜过智术师[普罗塔戈拉]的神话，因为它用一种普罗塔戈拉全然无法理解的方式，把人对神的不虔敬与人的开化(civility)放在一起，或者说把人的双重自然本性放在一起。《会饮》与《普罗塔戈拉》的联系势必把《高尔吉亚》(Gorgias)也带到这个行列中来，因为《高尔吉亚》讨论的是正义与修辞术(rhetoric)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理性(rationality)与惩罚的问题。《会饮》不仅通过与这些对话的联结获得了与《王制》的自然联系，还跟《斐德若》(Phaedrus)有关联，

---

<sup>①</sup> [译按]在本书中，作者在不同语境下用到希腊文 daimonion 以及该词的各种西文变体形式，诸如 daimon, demon 及其形容词 demonic 等，在译文中，该词一般译作“命相神灵”，有时视上下文译成“[命相]神灵”、“神灵”，其形容词形式译成“神灵般的”(demonic)、“神灵事物”(demonic thing)。

因为后者的主题是爱欲(Eros)因素中的说服、辩证术和写作。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彻底公允的观点开始表现出力量;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斐德若》与《法义》(*Laws*)或《会饮》与《厄庇诺米斯》(*Epinomis*)间的亲缘关系,将第一组两篇作品联系在一起的是写作,将第二组两篇作品联系在一起的是场合(occasion)的概念。施特劳斯并未在所有情况下将这类联系都阐发到极致,但他指出了门径,告诉人们在尝试将柏拉图各篇对话必然不完美的宇宙拼合起来作为对真实宇宙之摹仿时,应如何推进。

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

#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1
前言	1
一 几点导引性的提示	1
二 场 景	23
三 斐德若	52
四 泡赛尼阿斯(上)	78
五 泡赛尼阿斯(下)	100
六 厄里克希马库斯	124
七 阿里斯托芬	160
八 阿伽通	193
九 苏格拉底(上)	235
十 苏格拉底(中)	268
十一 苏格拉底(下)	293
十二 阿尔喀比亚德	341
索引	393

## 一 几点导引性的提示

[1]本课程讨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并以解说和解释《会饮》的形式展开。在引论部分,我必须回答两个问题:(1)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柏拉图的政治哲学?(2)我为什么要挑选《会饮》?关于第一个问题,人们或许会说,上点关于柏拉图政治哲学的课是件合乎常理的事。业内人士认为,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应具备一些政治思想史或政治哲学史的知识。如果是这样,那人们显然必须进行全面的学习,至少在研究生阶段如此;而政治哲学史的全面学习又要求就一些伟大的政治哲人开设专门课程,因此也要开设关于柏拉图的课程。这番道理很贫乏,原因有二。首先,它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比如,人们也该上点关于洛克(Locke)或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课,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在开设这类课程时,只能是关于柏拉图的。其次,尽管就所有实践事务来说,在所有的或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绝对有必要遵从传统,绝对有必要去做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事,但就理论事务来说,情形却绝非如此。实践事务中有一种先占者(first occupant)的权利,即已经确立的东西必须受到尊重。但在理论事务中却不能如此。换言之:实践的规则是“不要惹是生非”(let sleeping dogs lie),不要破坏已经确立的东西,但理论事务的规则却是“偏要惹是生非”(do not let sleeping dogs lie)。因此,我们无法遵从先例,我们必须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尤其要学习柏拉图?

## 2 论柏拉图的《会饮》

看看当今世界的形势,看看铁幕的这一面,我们发现,有两股力量决定着当今的思想。我把它们称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历史主义(historicism)。这两股力量在今天暴露出来的缺陷,迫使我们寻求另外的出路。指出另外一条出路的人,看来非柏拉图莫属。

先看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断言:真正的知识只有一种形式,即科学性的知识。物理学是所有科学的典范,因此也是特殊意义上的政治科学的典范。但这说法更多是一种许诺,而非已然实现的成就。这种科学性的政治科学并不存在。[2]但尽管如此,我们仍须严肃看待这一立场。它的动机大体可表述如下:制造了氢弹的同一种科学——科学方法,一定也有能力防止氢弹的使用。制造氢弹的科学是物理学,研究氢弹之使用的科学是政治科学。于是各位马上可以看到,这种推理,这种认为制造出氢弹的同一方法一定也有能力防止氢弹之使用的推理贫乏之至。因为,对任何事物(包括氢弹)的使用或不使用都意味着区分善与恶,这类区分现在被人们称为价值判断。按实证主义的观点,价值判断在科学领域之外。因此,这种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便许诺了一种严格说来它既无力提供也无意提供的东西。实证主义最具特色的论题可表述为:所有价值平等。实证主义的科学声称有能力区分可达成的目标和不可达成的目标。仅此而已。它无法并且实际上也没有提出更多的东西。它甚至无法说:追求不可达成的目标是愚蠢的,因此也是不好的。因为这将是一种价值判断。它能说的只是:这些目标不可达成。但它不能说:对不可达成的目标的追求比不上对可达成的目标的追求。实证主义者有时会拒绝承认这样的责难,即,按他们的观点,所有价值平等。但我只能说,他们这样做只是一种混淆视听的企图。他们实际上在说的是:就人类知识或人类理性来说,或就我们所知的东西而言,所有价值平等。这一点他们当然说了,并且,断言“就我们所知和将始终有能



力所知而言”与断言所有价值平等,这两者之间并无实际区别。

实证主义立场可归纳如下:在科学的客观性与评价的主观性之间,无任何余地。思想、思考(thinking)和理解的原则都是客观的。偏好或行动的原则却必定是主观的。为了言简意赅地刻画我称之为历史主义的那种实证主义的替代方案的特征,我对实证主义的解释仅限于这些简要评说。这两个思想领域间有各种重叠,但我们不必深究。

在明显情况下,历史主义也承认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不可能存在。但它也断言,无论思想原则还是行动原则,说到底都是可变的,都是历史性的,因此在极端的意义上也是主观的。按这一立场的通俗形式,我们无法在西方文明的原则外追求更高的理解原则和优先原则(principles of understanding and of preferring)。不存在属于人之为人的理解原则[3]和优先原则,因为人之为人永远无法超越像西方文明这样具有历史限定性的人性状态。历史主义滋生于德国,因此,它在那里比在美国要发达得多。但即便在美国,各位也可看到各种形式的历史主义。我相信,贝克尔(Carl Becker)就是历史主义最有名的代表人物,<sup>①</sup>因为他否认任何客观历史的可能性。所有历史编纂都要以某个国家和时代的风气为基础,绝不可能超越这种风气。历史主义的困境,简单来说就是:历史主义的主张本身就不由地超越历史。如果我们说,每一种人在极端的意义上都是历史性的,那这一主张本身便不再有历史性,从而也就拒斥了这一立场。我无法进一步检视所有细节。在这里我只能断言,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都站不住脚。但这并非本课程的主题。假定它们都能成立,这无疑也是晚近的事。

---

<sup>①</sup> [译按]贝克尔(1873-1945),美国历史学家,已译成中文的著作主要有:何兆武译,《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此中译本初版题为《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三联书店,2001];彭刚译,《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